

我和我妈的那些事儿



沈星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凤凰卫视不乏美女也不乏才女,但当美丽与才华集于一身,脱颖而出就很自然。《美女私房菜》,沈星的看家节目,在她看来正是“工作与兴趣相结合的极致”。书中细述了沈星从珠海到北京,继而受邀加入凤凰的电视流浪之旅,以及凤凰台老板刘长乐、陈鲁豫、窦文涛等同事的趣闻逸事。

[上期回顾]

记得以前在北京住的时候,每年也有些日子会给爸爸烧个香烧个纸啥的,可老是提心吊胆,担心被撵。有一回,好像是阴历七月十五,盂兰节么,那风俗不是就得在家附近的路口点香烧纸钱么。结果,我和一戴袖套的大妈吵起来。最近几年,我都在公司附近的都会轩那儿,那里有烧纸用的铁桶,在背风地儿,不远处有个小街心花园,还有座儿,真是太好了。

明星传记

像谈恋爱一样想念妈妈

我对我妈很依恋,这是个事实。

小时候,要是我妈不在家,我的枕边就放着她的衣服,闻着她衣服上香香的味道才能安心睡着。那时候,经常思考一个无比沉重的问题:如果有一天爸爸妈妈都不在了,我还要不要活?就像看革命战争电影,我也有无数次假想,如果我被敌人捕获了,到底是招还是从容就义一样,自然答案每次不同,小小的我于是很困扰。

我对我妈依赖并不是我妈对我溺爱,她在管教方面很严格。我们家是反过来的,我爸溺爱我,我对他则恃宠而骄。那时我常要求我爸这样那样,我爸小声抱怨,“有本事你去跟妈妈说啊。”我自然不会走去我妈那儿碰钉子,我撺掇我爸去。现在想来,对我爸好像有点不公平喔。

大学毕业后,妈妈尺度放宽很多。当然偶尔也会爆发一下。就算现在,我妈还常看我不顺眼,但我也找到应付她的招数,也算是在革命中成长。

比如前些时在香港,周五夜里1点钟我还在看小说没睡觉,妈妈就从她屋里走出来,提醒我“很晚了”,我说明天不上班。我妈站了一会儿,见我没动静,便直接让我关灯睡觉,我说一会儿再关。马上我妈的严厉劲儿就上来了:

“你必须现在立马就关灯。”

“你别老强迫我。”我胆大包天地说。

“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子!”这是我最喜欢说的一句话。

“我怎么了?”

“你吃不好好睡,睡不好好睡,不按时起床不按时睡觉不按时吃饭,总之就是很不像样……”

我还顶嘴:“我又没有交损友,又不是夜不归宿,也没有喝酒抽烟,你干吗老说我。”完了,我妈一定把我说的这些当成我潜意识里很想做的事。

“少废话,现在就把灯给我关了。”

“我现在可不想半夜三更出去住酒店。”我还来劲了。

“你不敢威胁我?你以为我怕你威胁?你出去住!”

于是我改变对策,合上书,打开床头柜抽屉找安眠药,“医生说失眠的时候不能硬睡,要分散注意力,看看书看看电视听听音乐之类的,调整调整就睡着了。我刚想睡你就来了,我得吃点儿安眠药了。”我低头去拿药,再抬头,耶,妈妈消失了。

就是这样,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原则就是大事小事跟我妈不能较劲。

关灯事件后不久,一天,趁我妈高兴,我开始总结自己。我先是列举一堆最近做好的人好事,比如带全家老小去旅游啦,比如过年回家做年夜饭啦,又给家里的谁谁买啥啦诸如此类的。最后我说:“妈你看,我又没有什么应酬,每天下班就回家没有任何不良习惯让你担心,还孝顺。真是还挺不容易的喔。”我夸起自己来脸都不红一下。

我妈也说:“对呀,别人都说我们家闺女不错。”

“所以,你别老说我。”我趁热打铁。我妈想了想,也有点过意不去的样子。

接下来,我开始继续开放我妈的思想。

国家地理频道的节目里在放世界各地的刺青文化,我问我妈:“能接受不?”我妈的头摇得像拨浪鼓。

“其实也没什么。”我口气

轻松温和,企图灌输给妈妈,不是所有有刺青的人都是坏人这观点。我妈审视地看着我,她并没有听我在说什么,她只是在判断我是否真的想去刺青。我还在继续说,举各种例子:“其实我们不能凭一件表面的事去判断整个人,完全肯定他或完全否定他,人家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是人家自己的事,只要不影响到别人就好。比如谁谁抽什么,比如谁谁和谁谁住在一起,都是他们自己的事。”我说得兴起,甚至

没有注意到我妈的表情越来越严肃,越来越紧张。我妈打断我,“哟,那可不行,咱可不能那样。”我发现我说偏了,我妈当真了,已经开始往我身上联想。我随即收口:“我就是说说,当然咱不能那样。”

我妈在之后的日子里观察了我好久,觉得我并没有“那样”才释然。当然我也明白,要我妈接受我的观点还不如对付她简单。

妈妈的搪塞高招

我妈只对她觉得重要的事儿认真,比如品质啦、人格啦、学习成绩啦、工作表现啦之类。除此之外的其他事她常常糊弄我。真的,我举个例子,诸多事例中很随便捡出的一件。有一回,我旅游的时候和大伙儿一起去庙里烧香,同伴中有算命求签的,听说那庙很灵验,师父正好在。于是跟着起劲要算一卦,当被师父问到生辰八字时,就赶紧打电话回家问我妈。

“9月25号啊。”我妈这回倒是答得爽快。

“是生辰八字,不是生日。”我有点儿着急。

“生辰八字?”她好像没听懂。“是啊,就是说我具体是哪个时辰出生的?寅时?卯时?还是

子时什么的?”

“啊——是这个意思!?”我妈好像明白了,“我想想啊。”

“应该是夜里吧……要不凌晨?太阳到底出来了没有……”我妈煞有介事地想着,也不知道是在问我还是在问自己。

可是电话这头的我已经绝望,凭我对我妈的了解,她根本不是在回忆,而是在拖延时间想对策。

“早上6点。”我妈居然很肯定。

“真的吗?”我惊喜交加,“你确认?这可是算命喔,不可以瞎说的。”我不放心地吓唬她。

果然,我妈立刻犹豫,“让我再想想……再想想,6点?5点?4点?我记得应该是夜里吧,医生让你爸回去了,说第二天再来,然后没有多会儿你就出生了。凌晨!我想起来了,天上有星星么,要不我怎么给你起名叫星呢。”

我妈似乎说得有根有据,可这都是哪跟哪儿啊。凌晨?凌晨算是几时啊?天上有星星?我妈生我的时候看得到夜景吗?

至于我的名字,那不是我奶奶给我起的吗?而且也不是特意给我起的,那是因为我姐叫沈卫,她出生的时候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了天,我奶奶在收音机里听到这个消息,顺便就给我姐起了名字“卫”,至于“星”,那就是沿用下来的,无论下一个是什么男孩还是女孩都适用。这些也是我妈跟我说的啊,同一个名字怎么可能因地制宜地改变来历呢。

可是我妈就是这样的,挂电话的时候她丝毫没觉得有什么问题。一定还觉得面对我的这些幼稚可笑的问题她显得十分耐心。

这两年我妈搪塞我又多了一个方法,那就是,把所有责任都推给我爸。那些是在我跟她聊天

时虚心向她请教的,各种各样的值得探讨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在我长牙期间要吃四环素啦,为什么我小时候不像其他孩子那样被发掘音乐天赋有机会学习乐器啦,个儿高的我为什么体育方面也一无是处,是不是幼儿时期耽误了发展的最佳阶段啊,为什么我喜欢文科,高中文理分科时非逼着选理科啦等等一切的一切只要今天看来是有可能失误的做法和决定的,都是因为我爸当时的决定和判断有可能错。

我妈甚至在我发出质疑之前就抢先说:“这都怪你爸,若不是你爸溺爱我,若不是你爸坚持……若不是你爸反对……若不是你爸如何如何……”,这时候,我只能乖乖闭嘴,怎么办,又不能叫我爸当面对质。

又比如有一回大家发现,现在看来家里的装修几处有结构性的错误,我和我姐还没有发表评论,我妈就习惯性地说,这呀,都怪你爸。要不是你爸……

我和我姐都愕然地对视,我们搬到这幢房子的时候,我爸已经不在啦。当然我妈很快也意识到,不吱声了,接着我马上识趣地说:“都怪老爸,要不是他瞎指挥,这屋能设计成这样?”我姐也随声附和:“对啊,走廊那么长,洗手间那么小。”“餐厅那么阔有什么用,浪费空间。”

我们越说越起劲儿,因为我知道了,就算我爸在,这会子也只是笑眯眯地看着我俩,根本不会把我们怎么样,搞不好他还紧跟着掺和地紧着承认错误:“都是我不好,不懂还装懂,不会设计还乱设计。”

我和我姐配合着你一句我一句,讲相声似的。我妈一扭头走了,扔下一句:“你们还别说,叫你爸设计还不抵这呢。”

小样发现周晋对警察撒谎了



高璇 任宝茹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热门影视

小样听到周晋也在办公室

麦冬返回周晋办公室,二次进入,但再进周晋领地,目睹的景象与第一次迥然不同。在这期间,小样拨通110报警。由此,报复与被报复、及双方身边女性外,又加入警方,事情像滚雪球,朝任何一方都无力掌控的方向,狂飙突进。

小样藏在墙拐角,麦冬走出,她难以置信地听见熟悉嗓声:“我没想到你会那么做。”声音是周晋!麦冬:“我也想不到你会这么做。”大步离去。空寂走廊,两个男人仅一回合对话,在小样心里回响,她听见的是真的吗?周晋居然在办公室?居然与麦冬遭遇?居然秋毫无犯?

小样突然产生联想,斜睨方宇:“你有没有什么瞒我?对我撒没撒过谎?哪怕善意的。”方宇没防备小样枪口调转自己:“绝对没有!”小样抱住他:“不管发生什么,我不要善意谎言,出什么事都和你一起扛。”

“傻妞儿,我不骗你!”方宇双眼潮湿,笑容却风轻云淡,他也撒谎了。

与小样分手后不久,方宇就遭遇埋伏。流血是保护谎言完整的代价,方宇不吝惜,但这道门槛跨不过去将深陷泥潭,他必须挣脱,此刻方宇需要一只援手。除了周晋,方宇想不出还有谁可以向自己伸出援手。开宝马、戴黑超、活脱脱黑老大造型的周晋没让他失望,直接把20万支票拍给老板:“别再骚扰方宇,否则我让你很难受。”老板乖乖交出借条,问题解决,周晋从此成了方宇的债主,也分享了他的秘密。两个同样犯过错误、怀揣秘密的男人从此有了无需多言的默契。

警察封锁周晋办公室同时,

青楚抵达昭华,邂逅周晋,他对她的出现很诧异:“你为什么这么早来公司?”青楚粗粗解释:“杨丽红告诉我麦冬给你下毒。”周晋脑海乱云飞渡,本来一切按部就班,突然两方对局变成多方乱局,他只能静观其变。刑警队长告诉他们是钱小样报警,小样听见周晋答复警察说:“我刚下飞机,5分钟前才在大堂碰见我女友,坐电梯上来,就看到这里被你们封锁了。”她知道周晋撒谎,但为什么撒谎,她不知道。

小样也对警察有所保留,本能掩盖了周晋刻意隐瞒的部分,尽管明知道他撒谎。小样产生一

种确信:不管周晋为什么撒谎,自己帮他隐瞒部分事实应该没错,谎言未必都邪恶,她相信他心里藏着一个正当理由,满腹疑团,只能与方宇分享。最后两人一致认定说出来就是一重磅炸弹。

“打死也不说。”两人击掌,完成默契,将闭嘴进行到底。小样突然产生联想,斜睨方宇:“你有没有什么瞒我?对我撒没撒过谎?哪怕善意的。”方宇没防备小样枪口调转自己:“绝对没有!”小样抱住他:“不管发生什么,我不要善意谎言,出什么事都和你一起扛。”

“傻妞儿,我不骗你!”方宇双眼潮湿,笑容却风轻云淡,他也撒谎了。

与小样分手后不久,方宇就遭遇埋伏。流血是保护谎言完整的代价,方宇不吝惜,但这道门槛跨不过去将深陷泥潭,他必须挣脱,此刻方宇需要一只援手。除了周晋,方宇想不出还有谁可以向自己伸出援手。开宝马、戴黑超、活脱脱黑老大造型的周晋没让他失望,直接把20万支票拍给老板:“别再骚扰方宇,否则我让你很难受。”老板乖乖交出借条,问题解决,周晋从此成了方宇的债主,也分享了他的秘密。两个同样犯过错误、怀揣秘密的男人从此有了无需多言的默契。

“但为什么报警的不是你本人?麦冬两次出入你办公室,中间发生过什么?”

“事情发展出乎我的意料。那天凌晨,我在隔间里看到麦冬进来,把矿泉水放进冰箱。他离开后,我从隔间出来,想不到没过多久他又回来了,跟我撞个正着。当时我来不及细想,情急之中,抄起墙边的高尔夫球杆准备自卫。他很紧张,说自己后悔了,想把那瓶水拿走,还说杨丽红怀孕了,他怕孩子一出生就失去父亲,所以想中止犯罪,彻底放弃对我的报复。”

但会造成全身瘫痪、双目失明、语言丧失,生不如死。周晋惊出一身冷汗,他与地狱擦肩而过。告知检验结果后,刑警队长还给周晋看了昭华大厦的监控录像,录像清晰显示,周晋在案发前一晚夜十二点前就回到自己办公室,此后再也没有离开。

刑警队长:“就是说,麦冬在第二天凌晨先后两次潜入你办公室时,你其实都在里面。这与你本人案发当天早上刚下飞机、没进过办公室的说法自相矛盾,为什么要撒谎?”

周晋丝毫不慌乱:“其实麦冬刚进昭华当保安,我就发现他了。我小心防范,想弄清他目的是什么。去外地公干也是我针对他临时调整的策略。我不在北京,既给了他活动空间,便于我发现蛛丝马迹,又可以避免跟他接触,确保自己更安全。回北京前,我预料他可能会利用这个机会下手,所以在开会前一天下午才通知公司,让他只能利用当晚时间作案;另外,我没告诉任何人到北京的真实时间,是为先回办公室做搜集证据的准备,以便掌握他谋害我的证据,然后报警。”

“但为什么报警的不是你本人?麦冬两次出入你办公室,中间发生过什么?”

“事情发展出乎我的意料。那天凌晨,我在隔间里看到麦冬进来,把矿泉水放进冰箱。他离开后,我从隔间出来,想不到没过多久他又回来了,跟我撞个正着。当时我来不及细想,情急之中,抄起墙边的高尔夫球杆准备自卫。他很紧张,说自己后悔了,想把那瓶水拿走,还说杨丽红怀孕了,他怕孩子一出生就失去父亲,所以想中止犯罪,彻底放弃对我的报复。”

“你相信吗?也许他只为求脱身、让你放他一马。”

“即使那样,我也愿意原谅他。再次把他送进监狱不是我的目的,我想得到安宁,不被往事困扰,我太渴望过上正常生活,永远结束担心、恐惧,而彻底解决之道就是麦冬自己放下仇恨。我承诺他不报警,前提是让他拿走那瓶水,为的是起到挟制他的作用,什么时候我发现他出尔反尔,那瓶水就是我报警的证据。”

就在周晋接受刑警队长问询的同时,杨丽红和麦冬收拾好行装,打算奔赴深圳,开始新生活。在等电梯时,麦冬敏感嗅到近在咫尺的危险:“丽红你先下去,我回家上个厕所。”他调头折回,杨丽红独自下楼,刚出楼门就被几个便衣包围:“我们是警察!麦冬在哪儿?”麦冬当然没回家,他从这一刻失踪,不知去向。眼看到来的安生日子又没了,此刻杨丽红脑子里唯一的念头,就是赵青楚无耻地欺骗了她!

青楚得知水质检验结果和麦冬逃跑的消息后,更加担忧周晋安全,却没想到自己的危险来得更快。这天一出事务所,就在大堂遭遇了杨丽红劈头盖脸的袭击,额头被打破。她知道杨丽红误会自己,想解释原委,却百口莫辩。青楚受伤让周晋倍加恐惧,他决定带青楚去大连。大连和北京相距并不遥远,却完全是一个不同的世界。夕阳下,青楚和周晋依偎着,漫步沙滩,享受难得的安宁。

方宇被捕

方宇藏着掖着的雷,在猝不及防时砰然炸响!便衣警察拦住他去路,亮出拘留证,一无所知

的小样难以置信,把薄如蝉翼的身板横在警察和方宇之间,妄图螳臂当车。方宇以非常规方式抽身而退,就像把真实感从知觉里剥离抽空,让小样恍如隔世、六神无主。她知道自己怎样长途跋涉来到看守所外,遗忘了自己面对庄严国徽、威武岗哨坐了多久,时间、空间退却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她被无助的尘埃笼罩。

杨杉把闺女领回家:“有些错怎么纠正都是错,唯一办法就是结束它,可你没有,一步错、步步错。小样你压根不该选方宇,你俩在一起,个性没约束,不付出代价才怪?好恋爱是互补、双赢,你和方宇是互相添乱,抓着这种爱情不放不是执着,是死性!”

小样无力辩驳,真理一向掌握在母亲手里。露露安慰小样:“姐,前一段那么艰难你都挺过来了……”刚一张嘴就遭到她妈杨尔冷嘲热讽:“别安慰别人了,你妈我现在最艰难,想想我怎么水深火热吧。”露露的谎言早已戳穿,杨尔如今对此事愤怒不已。

在世俗真理面前,小样永远哑口无言,但永远是叛逆的实干家,你说你的、我做我的,她可以在任何领域接受现实的教育和改造,唯独爱情,这是她与现实的PK中,捍卫坚守的最后一块阵地。青楚、周晋出人意料赶回北京,青楚从周晋嘴里了解到方宇被胁迫,决定亲自为他辩护。

无法见面,讯息不通,富有创造力的小样想出办法传情达意,把不可能变可能。方宇在看守所收到换洗衣物,抖开T恤,看见前胸赫然印着手写大字:“信你!等你!我们打死也不分开!”言简意赅,语言天才钱小样直抒胸臆,方宇失声痛哭。